

請看「世主妙嚴品」，得法讚佛，八部四王眾，乾闥婆王長行，第八句：

【普放寶光明乾闥婆王，得現一切大歡喜光明清淨身解脫門。  
】

清涼大師在這一節跟我們說，「現一切等者。身光普照，塵不能染，見者必歡。智光悅機，惑累不生，又歡喜也。故云大喜」。經、疏合起來看，意思就很明顯，佛菩薩為我們示現，無非是為利益一切眾生。利益裡面最重要的，是要幫助眾生斷煩惱、開智慧，這就是正法。佛家常講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，這一首偈可以說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，應化在十法界，應化在世間，總說了。我們如果要辨別是不是佛法、是不是正法，用這四句偈去對比一下，就不難發現它是正、是邪、是真、是假。真正的佛法，決定是教我們斷一切惡，善惡最低的標準是五戒十善，最低的標準。如果要講到高層的，那更細微了，像佛在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、《般若》裡面所說的，那是心性的精華。

所以佛教眾生，我們必須要記住，佛講學，佛為我們上課，諸佛菩薩決定不以神通誘惑來對待一切眾生；凡是用種種法術誘惑人的，決定是邪法，決定不是佛法。佛有這個能力，魔也有能力，你說示現這些神通，魔有這個能力，佛也有。佛要用這些方法來接引眾生，魔也用這個方法，我們就迷惑了；到底他是佛、是魔？分不清了。佛不用這個方法，佛用教學，教學魔就不會，魔決不能講經說法，他就不會了；佛用這個方法，魔就無能為力了。所以用神通、用感應靠不住，那不是佛接引眾生正常的方法，正常的方法一定

是教導。我們從這些地方細心冷靜觀察辨別，佛與魔就不難看清楚  
了。

我們在此地學習，這一位『普放寶光明』，名號的功德就不可思議。他的身分是乾闥婆王，這是八部護法鬼神裡面的一種，實際上他是諸佛如來化身的，他不是真的鬼王，是佛菩薩化身的。所以應以什麼身得度，佛菩薩就現什麼樣的身形，應以乾闥婆身得度，他就現乾闥婆王身。他現的是什麼身？現一切眾生『大歡喜光明清淨身』，「光明」是智慧，「清淨」是德行，我們今天講有道德、有學問。清淨身是有道德，光明身是有學問，這樣的人世間人歡喜親近他，歡喜跟他學習。所以他的名號是「普放寶光明」，寶是什麼意思？寶是性德，我們自性本具的德能，這才是真正的寶。他的智慧德行與自性的功德完全相應，這就叫寶光。

性德，佛用最簡單的三個字來形容它，就是「覺、正、淨」；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淨而不染，佛稱它作三寶。而覺就是佛的意思，正就是法的意思，淨是僧的意思，我們現在一般習稱佛法僧三寶。「佛、法、僧」是什麼意思？覺、正、淨。凡夫迷失了自性，迷了之後就產生變化，覺就變成迷惑，不覺了，就迷惑了；正也產生變化，變成邪知邪見；淨也沒有了，變成污染。我們想想我們現在的狀況，我們聽人家說一句讚歎自己的話就歡喜，這歡喜被污染了；聽到人家毀謗我們就生氣，也被污染了。所以我們六根接觸外面六塵境界，起心動念全被污染，清淨沒有了。

什麼是清淨身？不被外境污染這個身叫清淨身。你恭惟讚歎，我也不生歡喜心，你毀謗侮辱，我也不生瞋恚心，永遠保持心地清淨，不受外面境界影響，對我們來講這就是功夫，修行有功夫。從前儒家念書人講修養，某人修養不錯，我們佛家講某人修持功夫不錯，這叫真修。每天念佛、拜佛，如果接觸外面境界還會起心動念

，你那個佛白念了，也白拜了。

念佛主要是修清淨心，拜佛主要是折服自己的傲慢心，用我們的頭，頭是最尊貴的，禮佛之足，折服驕慢，這是大煩惱，佛用這些方法幫助我們修正這些錯誤。我們念佛了，拜佛了，還是貢高我慢；換句話說，佛這些方法對我們簡直不發生作用。不但不能發生作用，還產生反作用，認為自己是三寶弟子，處處高人一等，處處瞧不起人，這大錯特錯！我們看看佛菩薩，佛菩薩謙虛，對任何一個人恭敬，我們應當要學。

民國初年，鎮江金山寺有一位妙善法師，跟現在普陀山的妙善法師名字完全相同，當時人家稱他「金山活佛」。這個人是不平常，他的行為很像濟公長老，瘋瘋癲癲，好像不修邊幅，很隨便，但是他確實是佛菩薩再來的，我們凡夫沒有辦法跟他相比。他也不跟大家在一起做功課，他單獨搞，他每天早晨天還沒有亮就起來了，在寺廟外面念佛，大聲念佛，他念的佛跟大家念的不一樣。處事待人接物，看他的行為、說話好像是瘋瘋癲癲的，其實裡面都含著大道理在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他就穿一件衣服，夏天他也不熱，冬天他也不冷，我們一般人做不到。吃東西他吃得很骯髒、很邋遢，他也不生病。人家供養他的鈔票，他拿來之後就吃掉，我們知道鈔票是最骯髒的，每個人手上去摸，那個細菌有多少。別人跟他頂禮，在家居士跟他頂禮，他一定頂禮回去，一定要拜。

我看到樂觀法師寫他的傳記，小冊子；樂觀法師曾經親近過他，對他這個行為，好像居士來拜，他馬上跪到地下回拜，樂觀法師不以為然。心裡頭這樣想到，那個老和尚知道，找機會來給他說：你不以為然？都知道！常不輕菩薩，那是教導我們出家人，這一代的出家人太傲慢了，他老人家現身說法，做出榜樣來給我們看。他真的隨喜隨緣，人家請他吃飯，歡喜，這個人盛一碗麵給他，他吃

掉了；那個人：師父，我也給您盛一碗來。來了十幾、二十個人，他一下就吃了二、三十碗，他有這個本事。旁邊另外一個法師看到：法師，你行嗎？他說了一句話：不增不減。有這個本事，普通人做不到，他不增不減。像這樣的人物，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會有出現的，他們出現一定是糾正我們現前有一些做法不如法，我們要懂得，這真正是慈悲應世，普放寶光。我們要戒除自己的弊病，如何幫助自己、幫助社會、幫助一切眾生，成就真正的道業。

清涼的註解雖然不多，說得很好，「身光普照，塵不能染」，這是我們要學習的。身就是我們身體的造作，我們的行為，身當然包括言語，我們的言語、我們身體的造作與智慧相應，這身就放光；與煩惱習氣相應，你的光就沒有了，就迷惑了。與智慧相應，塵就不能染。塵是什麼？是外面的境界；佛家講六塵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我們六根所對的境界。換句話說，境界不會妨礙心性，眼見色，耳聞聲，舌嘗味，乃至於意知法，決定沒有妄想分別執著。諸位要曉得，妄想分別執著就是污染，到了貪瞋痴慢，那是最嚴重的污染，污染就是造業。

世尊一生苦口婆心的教導我們，目的就是幫助我們恢復自性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恢復自性就是恢復本來佛。恢復自性要從哪裡下手？要從不染著下手，這是真正做功夫。勸你斷惡修善，那是什麼？那是保住你的人身，不墮三惡道，這個並不是佛法，是世間法。勸你斷惡修善是世間法，沒有出六道輪迴；勸你不染污這是佛法，這個可以超越六道輪迴。

《金剛經》上世尊教導須菩提尊者，尊者發心弘法利生，世尊對他讚歎，勉勵他，囑咐他，教他要守住一個原則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你要記住這兩句話，這兩句話就是清淨不染。菩薩示現在十法界，幫助一切眾生，這兩句話就非常重要。你要幫助眾生

，你就不能不接觸眾生，你天天跟他們在一起，天天在一起可不能染著，不能著相，「外不著相，內不動心」。內心是什麼？內心是情，喜怒哀樂是情。外面著相，裡面生情，壞了！那不是你度眾生，眾生把你度跑掉了。所以菩薩度眾生，先決的條件就是《金剛經》上這兩句話；這兩句話你做到了，你有資格去度化眾生；這兩句話沒有做到，不敢度眾生。

古時候老和尚對學生約束很嚴格，你能不能出師，你能不能離開老師獨立去教化眾生，標準就在這兩句。這兩句你做不到，老師慈悲，不讓你離開，你講經說法教化眾生，一定在老和尚眼底裡看著你，你有個範圍、有個界限，不可以超越範圍，不能獨自到外面去。講經說法在自己道場，不可以到別的地方去，這是防微杜漸，怕你沒有定力，常常接觸，容易墮落，他慈悲。現在沒有了，現在這樣的道場也沒有了，這樣的善知識也沒有了。縱然有這樣的善知識，也沒人聽他的，現在這個社會民主自由開放，那有什麼法子！倫常的關係完全被破壞了。倫常就是講人與人的關係，父子的關係、夫婦的關係、朋友的關係、君臣的關係，我們佛家講師生的關係，全都破壞了。往年演培法師對這個有很深的體會，我們常常在一塊談話，很感慨的說，現在這個關係沒有了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朋友是愛聽就聽，不聽就不聽。

所以今天在這個狀況之下，我們認真努力成就自己，幫別人不要有一個希望，你有希望你決定就有失望，不抱任何希望，你就沒有任何失望。我們依照佛的教誨，認真努力去做，做一個好樣子給人家看，人家看到歡喜也好，不歡喜也好，隨他去！只要我們做得如法。有機緣把經典介紹給大家，也如理如法的介紹，他聽懂了很好，聽不懂也好；他肯依教奉行，好，不肯依教奉行也好，我們的心清淨。不可以說，我講了，人家聽懂了照做，我就好歡喜，不照

做就好憂慮，那就錯了，你就被污染了。

什麼事情看淡看開，不要去認真，不要去計較，你就能做到不被污染，你的心境自然開朗，「見者必歡」，平易近人，大眾跟你接觸都能生歡喜心。我們以歡喜心對人，人家就以歡喜心對我們，我們以熱心去關懷別人，別人也會關懷我們，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。諸佛菩薩是世間第一等的好人，世間好人跟佛菩薩不一樣的地方，世間好人沒有離開分別執著，諸佛菩薩完全離開分別執著，不一樣在此地。

註解最重要的是後面這兩句：「智光悅機，惑累不生」，這兩句才是菩薩示現修行證果的精髓之處。「機」是大眾，用什麼令大眾生歡喜心？智慧光明。「智光」兩個字的意思含得很深很廣，在佛法裡面講「智」是講根本智，「光」是講後得智。根本智是智慧之體，後得智是智慧的作用，作用無量無邊，所以能夠應機，能應種種根機。

眾生根機雖然不同，接觸佛菩薩一定會有兩種效果：一個是破惑、破迷，破迷開悟；一個是煩惱輕，累是煩惱。決定是煩惱輕、智慧長，他怎麼不歡喜？所以得法裡面有大喜。我們學佛，親近佛法，有沒有得到這一種殊勝的利益？如果得不到，我們修學就有了問題；如果得到，這是正常的，在佛法裡面修學決定得到。如果得不到，自己一定要反省，為什麼別人得到，我沒有得到？我跟別人一起修學，他是什麼原因得到，我又是什麼原因沒有得到？要把這個原因找出來，這叫開悟，這叫會用功，這叫善學。不肯認真去發現自己的過失毛病之所在，你怎麼能改過自新？

佛家常講開悟，什麼叫開悟？只要把自己的毛病找出來就叫開悟。所以修行人天天有悟處，天天發現自己毛病在哪裡，把毛病改正過來叫真修行。修正錯誤的思想行為，這是真修，真修哪有不得

實利的道理？真實的利益你一定得到。真實的利益就是智慧長、煩惱輕，智慧年年增長、月月增長，煩惱年年減輕、月月減輕，你當然有成就。這種現象，古人常講「誠於中而形於外」，煩惱少了，你的容貌就改變了。世法裡常說「相隨心轉」，你的心變了，你的心從前是煩惱，滿心都是煩惱，現在煩惱少了，智慧增長，所以你的容貌就會改變，你的體質會改變；也就是說你的健康會改變，你的生活環境會改變，這個都表現在外面，所以說這是真實的功德利益。我們今天一般世間人，他不懂這個道理，他要去找醫療，靠藥物，靠這些東西來改變，幫助自己健康長壽。佛法不是的，佛法是用心理，不借助外面這一些物品，所以佛法這裡頭沒有副作用。

由此可知，自行就是化他，自行跟化他是一樁事情，你要化他必須要自行，你自己都不能改變自己，你怎麼能幫助別人？你對於佛教經典上所講的，你怎麼會產生信心？佛所講的我明白了，我去做，做到了，結果果然像經典裡所說的，我這才真相信，我講的時候才斬釘截鐵，絲毫懷疑沒有，本身就可以做證明。

佛家講學三個層次：第一個是把這些道理、事實真相說明給我們聽，根性利的一聽就明白，他就接受了；根性次一點的人，必須要加以懇切的勸導，以真實慈悲感動他；這個老師對我這麼好，我要不肯認真學習，對不起他，根性次者；再次一等的人，勸他他不相信，他一定要看出證據。現在科學家是第三等人，什麼事情要拿證據來，證據拿不出來不相信。

所以佛最後也把證據拿出來，證據是現身說法，自己的修持，自己的業因果報，就是最好的證據。我們自己不肯認真修行，自己修行沒有個結果，你的證據就拿不出來；證據拿不出來，你說佛法怎麼好怎麼好勸人，人家看你這個樣子，你說那麼好，你得到沒有？你沒有得到。你自己都得不到了，你教我，我怎麼會得到？人家

一句話就把你駁倒了，必須自己要做到。佛說得好，「為人演說」，演就是自己表演，自己要做到；不是為某一個人表演，是為一切眾生表演。

佛法總歸結不外「戒定慧」三學，普放寶光明王他所修學的光明清淨，清淨身是戒、定的成就，光明是智慧的成就，我們要看清楚。戒是什麼？如理如法遵循經典的教誡。善導大師跟我們講，佛教我們要做的，我們認真努力去做，佛教我們不可以做的，我們決定不違犯，這叫戒學，佛在經論裡面講得太多太多了。古大德教我們受持一、兩部經論，我們一生都受用不盡，受持不能太多，選一、兩部經。許許多多古來的大德，在家、出家一生一部經。我們看淨土宗的祖師，蓮池大師、蕩益大師，晚近的印光大師，一部《彌陀經》。其餘的經論有時間、有能力可以看看，幫助你理解，幫助你深解義趣，是屬於助修，正修只一部。

一經通一切經都通，通的標準是見性，每一部經都是如來從自性裡面流露出來的，因此每一部經都見性。所以到見性才叫通，這一通所有一切經法全都通，不但佛法通，世出世間一切法都通了。為什麼？一切法都是自性變現的，《華嚴》說的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，世出世間法都通了，然後你的生活就是佛華嚴的生活。

佛華嚴是什麼生活？無障礙的生活，「理無礙，事無礙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這就是所謂的大自在、大圓滿。你得到這個生活，這是真實的受用，這是真實的示現，光明清淨達到極處。所以修行，菩薩為我們示現的是身心，光明是講心，清淨是講身，我們總要懂得。《華嚴》的好處是經文長，內容豐富，比較艱難一點的地方，清涼大師都給我們點出來了。末法時期，知識分子在這一部經上就得真實的利益，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。第九句：

【金剛樹華幢乾闥婆王，得普滋榮一切樹令見者歡喜解脫門。



菩薩修學這個法門從比喻當中說的，用『樹』來做比喻。佛在經上用這個比喻非常非常之多，淨土宗裡面講西方極樂世界寶樹成行，景觀之美，足以令我們生歡喜心。但是它有更深的意義，「樹」是什麼？樹是建樹；也就是我們世間人所講的，學業、道業、事業的成就，這個叫樹。如果明白這個意思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我們看到樹，你就要回光返照，我這一生在世間有什麼建樹？過去儒家教學常講「三不朽」，那是建樹，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」，這是儒家的建樹。佛家的建樹是斷惡修善、破迷開悟、轉凡成聖，佛家教學的建樹。你能夠斷惡修善，你的成就在人天福報，你不會墮三途；你要是能破迷開悟，你就有能力超出六道輪迴。看你破迷開悟的程度，你的成就也不一樣，破迷開悟少者，四聖法界；多者，一真法界。這個時候真的是轉凡成聖，這是佛家教學的建樹。

清涼在註解裡面講，「法水遍滋菩提實行，行既樹立，見者必歡，無復二乘，一切皆菩提樹也」。我們讀這個文可不能著相，菩提樹是什麼？大乘菩薩，這是果；因是法水遍滋，這一句是因。就像樹木一樣，你天天以水去灌溉它，這個樹木就會長成、長大，要以法水去滋潤它。此地是把人，把一個佛法修學的人，比作一棵樹，樹天天灌溉，學佛的人天天不能夠離開佛法，所謂是薰聞成種。過去我們也特別強調這一句話，我們要聞佛法。

世尊當年在世說法四十九年，等於說每天給學生大眾上課。學生當中有一批常隨眾，常隨眾就是永遠跟著老師的，不離開老師的，這是經上記載的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常隨眾。不是常隨眾，經典上通常不記載，人太多了，那個眾叫流水眾。這麼多的常隨眾，是給我們做一個樣子，給我們做個示範，如果我們是中等程度的人，不是上上根人，要常常親近老師，不能離開老師，就像當年這些學

生一樣，不能離開世尊，每天接受教誨。其實他們那一批學生，有許多是諸佛如來應化的，有許多是大菩薩再來的，不是凡人，他們表演，做個樣子給我們看。佛在經上明顯的告訴我們，舍利弗、目犍連都是古佛再來，真正是為人演說，表演給我們看的。

長時間親近老師，天天聽老師講課，這就是法水遍滋。聽了之後能解，沒有解錯意；解了之後能行，是菩提實行，不能夠實行就不叫菩提。我們要把我們聽到的、學到的，現在的話講要落實，要去做，我們的行才樹立。從前儒家講「三十而立」，就像一棵樹一樣長成了；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」，這是孔老夫子他的境界。我們看看我們現代人，四十歲還不懂事，你說糟糕不糟糕？很多很多！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，這麼一個環境，幸虧佛在《無量壽經》上把這個問題說出來了，我們聽了之後，認真的反省檢點，自己應該怎樣去做。佛說「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語者，殊無怪也」。今天社會確實是這樣的，上一代的人沒有教導我們這一代，我們怎麼會知道？所以我們無知，佛菩薩不怪我們。佛菩薩既然不責怪了，我們更不可以怪人，我們要曉得他沒有接受聖賢教誨。

像我這個年齡，接受中國古老的教育才兩、三年，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十歲以後中國古老的教育沒有了，就變成新式的學校教育。大概大我五歲的人，他們在民初教育裡面還念過《修身》這個課程，我在七、八歲的時候，這個課程就沒有了。這個課程名字改了，改作《公民》，我們到學校念書有《公民》這個課本，內容比《修身》要差很遠很遠。現在我們仔細看看這些教科書，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古老的聖賢教育統統把它捨棄掉了，灌輸一些民主自由開放的思想，這些思想我們仔細去衡量，好處固然有，過失太多了。

古時候，現在人認為那是封建的思想，我們聽了不以為然。古

時候的教育是聖賢的思想，絕對不是封建的思想，用封建思想這一句話把聖賢的教學抹殺了，所以今天才有社會的動亂，才有許許多多的災害。當年說這些話的人要負因果責任，不要以為你沒有造罪業，你這一句話影響多大！所以我們的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不能不謹慎。

古人「三十而立」，那就是說他的智慧、學問、德行有所建立，是說這個意思；並不是說他的事業，並不是說他的生活狀況，是說他的智慧、德行、學問有沒有建立，這是一個階段。「四十而不惑」，那相當功夫了，不會再受社會五欲六塵的誘惑，不迷了，在佛法講是覺而不迷，這是真學問。所以一個社會能夠長治久安，一個人一生當中能安分守己，消業障而不造業障，這是真實智慧。縱然這一生當中貧賤，有學問、有道德的人安於貧賤，孔老夫子貧賤，顏回貧賤，前途是一片光明。

為什麼有學問、有道德的人過這個貧賤生活？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他懂得我們的生活環境、一切受用，這是因果的關係。我過去生中沒有修好因，我這一生想得好果報，哪有這個道理？不可能的；種什麼樣的因，一定有什麼樣的果報。知天命就是懂得因緣果報的道理跟事實真相，他心安；你有錢很好，我也不羨慕，我知道你過去生中修的因，你這一生收成好；我過去沒種這個因，我到哪裡去收？所以對於得大財富、大富貴的人，他不會羨慕，也不會去巴結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要想得大財富、大富貴，我今天修因，將來就得到。可是真正透徹明瞭的，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好事情，為什麼？富貴人造業的機會多，貧賤的人造業的機會少。

所以世出世間真正做學問的人、修道的人，都願意過一個清苦的生活，自在！心裡面沒有憂慮，沒有牽掛，沒有煩惱，你說多快樂！物質生活很簡單，每天只吃飽穿暖就夠了，要多餘的幹什麼？

多餘的就是累贅。所以諸位冷眼觀察，你看世間人，大富貴人家，累積的財產、產業很多很多，死了之後一樣帶不去，留給兒孫造罪業。他要沒有這些財富，他的兒孫非常和睦，非常團結，相親相愛；一有這些財富，老人還沒死，子子孫孫全是冤家對頭，爭奪財產。這不是愛護兒孫，這是把這一批兒孫送到地獄去，有什麼好處？我們在旁邊冷眼旁觀，看得好清楚。世法如是，佛法也如是，佛法上一輩經營蓋的一些大廟，死了之後留給這些徒弟們打架，現在這個社會，多少為了爭廟產上法庭的、告狀的、打官司的，出家人還搞這個，臉丟盡了！這是上一輩的老和尚造的孽，走錯了。由此可知，財物決定不是一個好東西，必須要把它捨得乾淨，處理得乾乾淨淨。

我在這一生當中，有人要送道場給我，我首先問他：你是不是想害我？我在台北，簡豐文居士送講堂給我，杭州南路的講堂，我就問他：你是不是存心害我？他說：不敢，我不敢害法師。我說：你到底什麼意思？他說：我們希望做弘法利生。弘法利生，我就教他，你們成立一個財團法人，組成一個董事會去管理，而且在法律上一定要有明文訂下來，我們將來不做了，解散了，這個道場所有的財產屬於國家的，國家沒收去，不屬於任何一個人，這樣乾淨。我們就照這個做的，他很聽話，照這個做。這樣做是沒錯，可是你還是害我，他說：怎麼回事？我說：道場要不要開銷？當然要開銷。「那你叫我去磕頭作揖向人化緣來維持道場，你不是害死我了？」他聽了之後說：那怎麼辦？我說：一個月要多少開銷？他說：差不多要五、六萬塊錢。我說：你拿，你不拿，我不要你的道場。最後他拿了，那可以，我什麼都不要操心。道場經營三年，收入夠開銷了，三年之後我才叫他，「你現在可以不要拿了」，他拿了三年。要我向別人去化緣，向別人去訴苦，我這個道場困難經營不下去。

，這個事情我們幹的時候那就錯了，怎麼可以幹這種事情？一生不操心，一生不求人，你說多快樂、多自在，我們就是一生守這個原則。

過去在台灣，韓館長守這個原則，簡豐文以後學會了，守這個原則，我們很自在。我們外面供養都是自動供養的，供養多我們就多做，供養少就少做，不供養最好，我們就沒事做，你說多自在！一定要自己做什麼做什麼，那就把自己累死了，那不是自利，是自害，自己害自己，這個沒有智慧。我到此地，把這個理念告訴李木源居士，他歡喜，他也照做，我們做得很有效果，居士林果然樹立了，其實我們才做了兩年。

佛的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只要依教奉行，決定有不思議的成就。可是人決定要有智慧，不能夠為名聞利養所迷，那就壞了。今天居士林跟淨宗學會，大家看起來很興旺，我們自己戰戰兢兢，小心謹慎，唯恐有差錯，念念都遵循經典的教誨，不敢違背。我們自己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，求生淨土，如果我們造業，對於往生淨土必定產生障礙。決定不造罪業，時時刻刻保持自己的清淨平等，處事待人接物用真誠心、慈悲心、無私無條件的愛心，幫助社會一切大眾。

最近有這麼一個傳說，我跟諸位報告，也有同修反應很快，說喜歡到天目山念佛去。我是天目山傳這個訊息給我，我才有這種想法，可是並沒有落實。我這次緣很殊勝，宗教局的楊副局長二十九號到此地來，我會把這個事情跟他談，他們同意支持，我就可以進行，在東天目山建一個念佛堂，仿照遠公大師的規矩，人數就依遠公大師的規模一百二十三個人，不超過，因為人數有一定，在一切供養上我們就能夠策畫得到。真正到那個地方去念佛修行，希望能做一個常年的念佛堂，人數永遠保持住，哪一個念佛念了三年離開

，再有後面就補進去。我們照《無量壽經》的辦法，「三輩往生」的念佛堂，上輩發心到那裡念三年，中輩去念一年，下輩的去念半年，總共人數是一百二十三個人，我們來試試看，建一個念佛堂。

將來此地彌陀村建立的時候，也可以用這個辦法，開頭不必要人很多，人很多不一定能有效果，我們著重在真實的成就，不重視在形式上的熱鬧，不搞這個。這有真實的功德，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保佑，希望這個緣能促成。一個道場建立了，有這個模式，有這個樣子，其他地方都可以仿照來建立，真正發心。也意想不到，香港也有個緣分，很可能那邊有居士要建個道場。我不要，我勸他們建，我不要，我說你們建，完全模仿居士林，香港沒有居士林，在香港建一個「香港佛教居士林」，把這邊的辦法統統搬過去。我說你們建居士林，我去講經，你們請我去講經，我會去講經。我說我不要道場，要道場就有麻煩，要道場，將來我死了之後，底下這些學生都會打架，都會造業。所以我統統不要，就什麼事都沒有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這一段。